

英雄马本斋

国强



北方文艺出版社

I247.4
98
2

英雄马本斋

国 强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7·哈尔滨

责任编辑：田仲三

封面设计：张雨龙

英雄马本斋

Yingxiong Mabenzhai

国强

北方文艺出版社 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8 12/16·插页2·字数180,000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 5,519

统一书号, 10380·187

定价, 2.05 元

ISBN 7-5317-0056-5/I·67

内 容 提 要

马本斋是抗日英雄，他奋勇杀敌锄汉奸，帮助乡亲出苦难。他的故事充满了惊险、传奇的色彩。

目 录

第 一 回	杨志单身别马母 马本斋双骑回故乡	1
第 二 回	怀激情畅叙离别绪 消众怨怒火烧灵棚	9
第 三 回	哈会兰上坟哭老父 马大壮怀恨擒仇敌	19
第 四 回	刘二狗逃生生又死 马本斋用计计从心	31
第 五 回	请高僧本斋巧布牢 守灵棚众匪失真魂	45
第 六 回	国民党兵败招民祸 洪流滚暴雨降天灾	55
第 七 回	恁槽弯会兰急送信 马家院树芳斗匪徒	69
第 八 回	崔旺祖中秋送节礼 杨志坚深夜缚绑绳	80
第 九 回	保家乡组织义勇队 打汽艇初战恁槽弯	91
第 十 回	抢声紧辛庄遭围困 战马嘶赶来八路军	106
第十一回	投八路本斋集众志 迎亲人难友喜相逢	121
第十二回	截军车巧拿敌据点 怀私愤酒馆起异心	137

第十三回	开斋节火烧清真寺 邀亲人路遇鬼子兵	152
第十四回	众队员伏兵劫法场 特别队跟踪捉本斋	167
第十五回	郭政委耐心正军纪 白守仁深夜起杀机	184
第十六回	马本斋飞马除异己 众队员转移治安村	202
第十七回	哈少甫献计捉马母 东辛庄群众遭祸殃	218
第十八回	救亲人刀劈崔旺祖 罢盛宴利舌斥群贼	235
第十九回	牢房内怒打假八路 佟家院马母训汉奸	249
第二十回	马母壮烈殉国难 本斋挥刀斩敌酋	262

第一回 杨志坚单身别马母 马本斋双骑回故乡

秋风扫着落叶，月儿钻进云层，天黑得伸手不见掌。保安队的几十个人荷枪实弹闯进了东辛庄小学，要捉拿教书的先生杨志坚。他们砸开大门包围了杨先生的宿舍，刀光剑影，气势汹汹，手电筒交错乱照，犹如条条毒蛇舞动，骂不绝口，粗暴蛮横，枪声“叭叭”响，震裂宁静的夜空。只听得“咔嚓”一声巨响，砸开了杨先生的屋门，十几个恶鬼把屋门把守了个风雨不透。他们冲到屋里，四下一照，连个人影也没有，只有桌子上那个小闹表在嘀嘀嗒嗒地走动。

原来，在杨先生住的这门里屋，靠西墙挂着一张烟熏火燎的山水中堂画，秘密就在这张画里，这张画虽然破旧，但裱糊板正，绫子托边，木轴沉底，挂在墙上不鼓不卷，纹丝不动，在这山水画的后面，是一个长方形的佛龕。自从大闹了盐务局以后，杨先生就把这个佛龕打通了，这是为了防备万一，穿过佛龕正是马大壮家的夹皮墙，三绕两转就能穿过马大壮的院子窜到进波家里，马进波家的南边便是一片无边无际的苇坑地，只要往苇坑地里一钻就是“活神仙”也找不到。

当“保安队”那帮野狼闯进院子的时候，进波和杨先生已经进了马大壮家的夹皮墙里，等他们把屋里门砸开，进波已经领着杨先生进了马家院，马母把他藏到了一个严实的小套屋里，那“保安队”他们哪里能找到呢？

“保安队”的周队长带着他的一帮喽罗进了白家大院，白家的大男小女都从捂热了的被窝里爬出来笑脸相迎。白作皇的小老婆小凤仙忙扭着屁股迎了上去，她妖里妖气地说：

“周队长，辛苦啦，你这可是稀客，自从那次在城里看戏打扰了你以后，可想你啦，快到我屋里坐坐。”“好好，我的小嫂子，一会儿就去准不叫你白等！”对方嬉皮笑脸地答道。象这类下流话，白作皇从来就不在乎。在他看来，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玩物，只要能为他拢住对他有利的人，怎么着都行，今日更何况是这赫赫有名的周队长呢。

这周队长名叫周朝会，是县城有名的流氓打手，因为他姨夫在国民党县党部身任要职，这小子也就依仗职权横行霸道，同僚相见都得敬他三分。

今日来东辛庄捉拿杨志坚本来就是白作皇和刘二狗相约，所以，白作皇见了他更是百般殷勤。

白作皇知道是没有把人抓住，便长叹一声，说道：“先吃饭，有什么事明日再说！”说着便把周朝会和那帮打手引进了客厅，大吃大喝不再细表。

第二天，东辛庄的穷苦回民都起得特别早，吃罢早饭便向清真寺聚去，一来是过主麻日，二来是探听探听昨夜打枪的事，人们越聚越多，议论纷纷。

这时哈会兰忙三迭四地跑来，喊道：“乡亲们呀，学校

的大门被砸啦，杨先生也不见啦！你们快去看看吧！”

“走，看看去，他们把杨先生抓去不行！”人们呼喊着想学校拥去。

就在这时，白作皇领着“保安队”的那一伙子也赶到了学校，周朝会一甩手，“叭叭叭”打了几枪，人们一下子都愣住了，白作皇站在学校大门口的台阶上说道：“乡亲们不要怕，这是县‘保安队’的人，他们奉命来咱村，要抓一个共产党，这人就是学校的杨先生，其实，咱们跟杨先生一无冤二无仇，这是上边的命令，谁也不敢违抗，可是，昨天夜里他跑了，这就要麻烦人们帮着找一找，找到谁门下，可谁也别拦挡！”人们一听说跑了，这才放了心。

周朝会粗野地说：“你们不要为罪人辩护，‘国民政府’已经公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杨志坚是共产党，散布流言蜚语，煽动百姓闹事，危害民国散布共产共妻，政府要捉拿归案！”说罢便带领他的打手挨户搜查。

周朝会带着几个打手闯进了马家院，马母下了炕，不慌不忙地走出外屋，马母笑道：“先生们，你们可真不怕辛苦，既然知道杨先生在我们家里，还翻别人家干什么？”周朝会两眼一瞪，张口结舌，周朝会一摆手，“给我搜！”几个打手“呼噜噜”进了屋，他们翻箱倒柜满屋乱窜，得拿就拿，得掖就掖。周朝会一眼盯住了那个套屋，说道：“把这门给我开开！”

马母见他要开套屋门，便说：“那门有什么好开的，里面黑洞洞的，净些个破烂糟腥的东西！”这一说，周朝会那小子更黑上了，非叫开不可，马母说道：“你们弟兄这一翻腾

把钥匙弄没了！”周朝会说：“好，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罢照着那小门就是几脚，那门板“咣当”一声向里屋倒去。这一来不要紧，就听得“轰”地一声向周朝会和打手们扑去，这群打手吓了个趔趄，差点瘫在地上，定睛看时，是一群老母鸡，原来，这几天村里正闹鸡瘟，马母生怕把这群鸡瘟死，就把它锁到屋里了，那门板朝里一倒，这群鸡就吓得炸了窝。所以，见缝就朝外飞，周朝会他们正堵着个门口，那鸡能不抓他们吗？有的脸上被抓破一道，有的被鸡翅膀扇了俩家伙，有的闹了一脸鸡屎，也有的被尘土迷了眼睛。马母在外屋看着心里一阵好笑。

杨先生是个足智多谋的人，他是在小屋里待了一会儿。后来，听进波报告说：“保安队”那帮小子进了白家大院，他这才断定这帮家伙一定在白家吃饭喝酒，明日清晨，必然挨户搜查。于是，便和马母商量，决定到苇坑地躲藏一天，待他们走后再回来。所以，马母给他拿了两个饼子，进波便送他钻了苇坑地。要不周朝会他们这样折腾，马母心里半点也不慌呢。

这时，白作皇也进了马家院，一看里外这么多人，生怕再发生“盐务局”那场风波，便凑到周朝会跟前低头哈腰地说：“周队长，走吧，回家喝水去，看来这杨志坚恐怕是找不到了，以后再下通缉令吧，反正早晚也跑不了！走吧，走吧！”

周朝会一看没了辙，但这口怨气总算没出来，随口骂道：“谁他妈的不老实，‘保安队’的枪子不认人！”说罢便随着白作皇带着他那帮打手，象一群黑狗一样夹着尾巴溜走

了。人们瞅着他们的背影发出了阵阵轻蔑的笑声。

晚上，一勾弯月挂在了西南的天边上，繁星眨着眼睛，明亮的北斗，群星环绕，不知给多少夜行人指引着方向，夜风翻弄着窗纸，吹拂着那无边无际的芦苇荡，隔着马家的窗棂，听得见沙沙作响的苇涛声。进波手握一把劈柴的大板斧站在门口上向着那芦苇荡眺望。

志坚深情地对马母说：“大娘，我是咱穷人的后代，走到哪里也忘不了咱穷人。也许我走了再也见不到你老人家啦，那就是我为咱穷人奋斗到底了，革命就要流血，就要牺牲，但这血不能白流，总有一天会变成满山遍野的红旗，到那个时候就该咱穷苦百姓扬眉吐气啦！”志坚充满了革命的信心和理想一气说了一大串，说得那马母入了神，她的感情急剧地变化着，由惊讶到悲愤，由悲愤到同情，由同情到惋惜，由惋惜又到宽慰欢欣，“孩子，不是大娘不叫你走，是大娘实在舍不了你，村里的穷人都舍不了你，往后的斗争也离不了你。”

志坚说：“不要紧，只要全村穷人抱成一个团就什么也不怕，我走了以后，还有老样叔、大壮、二刚、金鹏、兆喜他们哩，有事多商量商量就行咧！”

月光洒在窗棂上，渐渐移动着，由一根棂到两根棂，三根棂，月光照着马母头上的银丝，月光照着志坚那刚毅的面容和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月光照着门外进波那把锋利的大斧，月光照着东辛庄穷苦回民的残墙断壁和白作皇家的青堂瓦舍。

夜深了，天空又下起了濛濛的细雨，杨志坚对马母说道：

“大娘，我该动身了。”马母含着眼泪说道：“孩子，我也不拦你了，把这钱带上。”志坚执意不要，马母着急地说：

“出门处处用钱，这是咱穷苦回民的一片心意，你怎么能不要呢！”说着便给志坚掖到了贴身的口袋里。

进波一手提着那把雪亮的板斧，一手为志坚拿着小包裹，母子二人送志坚出了大门，穿过一条僻静的小巷，向北走去，三人来到村北大场，志坚再也不让送了，他接过进波手中的小包袱，紧紧地煞在腰里，握住马母的双手，泪水和雨水混在了一起，说道：“大娘，我一定还回来！”

送走了杨志坚，转眼又到了一年的秋末。这天，又逢主麻日，人们聚在清真寺里。

李老祥把大伙叫到了一块，讲起练武的事，说道：“你们的功夫倒是都有长进，不过比起当初‘义和团’来那还差得很远，听说那义和团的大师兄们夏练三伏冬练三九，练的是刀枪不入，大刀片专杀洋鬼子，只要那洋鬼子的枪声一响，义和团便来了神气，他们猛杀猛砍，只杀得洋鬼子人头纷纷落地……”人们正听得入神，就听得村东头“叭叭”响了两枪。

这一响枪可不要紧，清真寺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呼啦啦”都拥出大殿，李老祥大喝一声：“乡亲们，抄家伙呀！”人们呼喊着重向东街口拥去。

就在这时迎着东进的人流走来一男一女，两匹战马相随，只见那男的身材高大，膀乍腰圆，双目藏智慧，剑眉露果敢，腰别两把二十响，胯下战刀明闪闪，牵一匹高头白龙马，提两只中枪芦花雁；那女的英姿飒爽，短发齐肩，二目炯炯有神，穿一身墨蓝色衣裤，短打扮，行动稳重，作派老

练，牵一匹蘸雪红鬃马，紧随那男人后边。此二人非是别人，正是跃马奉天的马本斋和他的媳妇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马本斋是误入“讲武堂”的。误者错也，错在哪里呢？这“讲武堂”是奉系军阀张作霖所办，而这张作霖又是奉系军阀之首，他之所以开办这“讲武堂”不过是就此招兵买马，以壮其势，借以培养效忠于他的军人政客、武官谋士，并非保国安民。马本斋能在这里找到他所想象的“能人”吗？当然不能。再者，对于当时的政局说来，马本斋并没有认识很清。在本斋看来，只要刀枪在手，武艺在身，就不愁无用武之地，只要一心为正，不忘穷人，就不怕无路可走，先练它一身本领再说。于是，他在那“讲武堂”除了听那些陈旧的军法之外，便废寝忘食，日夜苦练。不消几年，便练就一手好枪法，那真是百步穿杨，举枪雁落，百发百中，弹无虚发。这样一来，被奉系军人张宗昌看中，随即拉他换了军装，披枪挂剑，走上了军人的生涯，由于他的骁勇精诚，迭升为军部团长。

直至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寇在我东北境内“关东军”奇袭沈阳，民贼独夫蒋介石电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并命其撤退山海关以南，使我东北三省沦为敌手。马本斋一看国难当头，真是可耻至极，一气之下便与妻子跃马回乡。

夫妻两个来到这东辛庄村外，只见那土地荒芜，道路坎坷，茅屋草舍，满目萧条，本斋长叹一声说：“唉，马本斋呀马本斋，闯荡了这么多年，就没闯出这个穷苦的圈子，就没找到那天下的能人！”说罢听到一阵凄凉的雁声，本斋举手“叭叭”两枪，两只芦花大雁应声掉下，本斋打这两枪，一则是抒发自

己的感慨，给亲人们报个信儿，二则是叫白家看看我的枪法。本斋捡起雁，牵了马正与妻子并行，就见村里拥来一街人，一个个手拿家什怒气冲天，一下子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透。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回

怀激情畅叙离别绪
消众怨怒火烧灵棚

乡亲们一见马本斋夫妻二人，“呼啦”一下子围了个前后不透风，马大壮双手握着一根枣木杠子照着本斋就是一下子，本斋一闪身，那杠子忽地一声落在了地上，“咔嚓”一声折作两截，白守仁飞起一镖向本斋胸前投去，本斋手疾眼快侧身回首只一抬臂“噗”一声抓住了镖缨子。顿时不由心中一惊，心里话，人们多咱练的这一功呀！怎么乡亲们这么厉害？看来其中必有缘故，我真得问个究竟。说时迟，那时快，一群小伙子手举刀枪棍棒齐声呐喊向本斋扑去，就在这时马母大喊一声：“住手！”这一喊犹如一道军令，举起来的刀枪棍棒又都收了回去，齐把目光集中在马母身上，马母说道：“老的、少的先别动手，咱们回民不干无理之事，只要他（她）们不是无故找茬，骑咱脖子屙屎咱就放他（她）走，问个清楚才能打个明白，先问问他们是哪里的，要到哪里去，为什么胡乱打枪吓唬人？”人们听罢这才高声喝道：“听见了吗？你们赶快回答！”

本斋心里并不害怕，反而心中一阵高兴，他看到东辛庄的乡亲与昔日大不相同了。昔日大都是逆来顺受任人宰割，今

日却齐心协力，同仇敌忾，拿起武器敢于对付自己的仇敌。于是，哈哈一阵大笑，他这一笑倒把围着他的人们都笑倒了，“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本斋亲切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的人群，笑呵呵地说道：“乡亲们，父老们，你们不认识我啦？我就是咱回民的儿子马本斋呀！大家没想到吧？那是我的家里的，快来认认乡亲！”说罢向妻子一招手。

人们一听说是当年的马本斋，一下子都惊讶了。大壮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连问两句：“什么？你就是本斋哥？”

“这还错的了吗？”大壮听清楚，看准当，扔下手中的半截杠子，上前一蹿接住了本斋，晃了两晃，差点把本斋晃倒，这才撒了手，然后向后面喊了一声：“兄弟们，咱本斋哥来啦！”这声音象霹雳一样，震得旁边的人们耳朵嗡儿嗡儿直响。本来小伙子们就都在前头，这下子离得更近了。“我叫大壮，小时咱俩经常摔跤”，“我叫二刚，掏老鹅窝的咱们那一伙都在这里！”“我叫根柱！”“我叫金鹏！”“我叫守仁，小时在大场里咱俩还打过架哩，本斋哥，看来你这武功真有两下子，要不我刚才那一镖可就坏啦！”本斋哈哈又是一阵大笑，说道：“这镖倒是小意思，大壮这一杠子可真够厉害的！”说得大壮不好意思地也跟着憨笑起来。

“愣死鬼！差点打着本斋哥！”人们回头一看见会兰搀着马母挤过人群向本斋拥来。

“本斋哥你看我是谁？”

“会兰妹子，你很好吧？”

“好，好，要不是你，要不是乡亲，我——”说到这里哽咽住了，两汪汪泪水象断线的珠子滚了下来。

“我洛廷大伯呢？”本斋这一问，会兰哭得更厉害了，她撩起衣襟擦眼泪，那眼泪越流越多，怎么也擦不净。

“你看你，本斋哥来了是个喜幸事儿，哭起来就没个完！快叫大娘跟本斋说说话。”

“孩子，你回来啦！”本斋这才定睛看站在自己面前的一位老人，只见她两鬓苍白，面色瘦消，额头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本斋一下子认出来了，这就是他的母亲，他跨步向前扶住老人的臂膀，亲切地叫了一声：“娘，您老人家受苦啦！”本斋妻见本斋叫娘，知道这就是自己的婆婆，也亲昵地叫了声：“娘，您老结实吧？”马母一手拉着儿子，一手拽着媳妇，“娘好，乡亲们都好，就是你哈大伯叫恶鬼们害啦，死得好惨呀！”说着也流起了眼泪，本斋两眉一耸，问道：“哪里的恶鬼？”大壮说道：“盐务局的，话儿长着哪，以后你就都知道啦！”“对，有话家里说吧！”大壮、二刚牵着马，进波本斋搀扶着母亲，会兰拉着本斋嫂，白守仁接过了本斋手里的两只大雁，人们熙熙攘攘向马家院拥去。

本斋站在当院，看到自家的院子变化，院墙也垒上啦，门前又栽了两棵小松树，那小松树枝叶茂盛迎风舒展，本斋手抚松枝，问道：“进波，这是你栽的？”进波说：“不，这是小学校的杨先生帮咱娘栽的！”本斋问道：“哪来的杨先生？”大壮接过话茬说：“杨先生是老祥叔请来的，那真是好样的，他的事可多啦，以后，有工夫都告诉你。”本斋说道：“那好啊，咱村这些年的新闻我都得听听。”二刚说道：“准让你听个够，可有一宗，你得多住些日子！”本斋